

俞天白 长篇 小说选

俞天白◎著

X地带

上海人民出版社

俞天白 长篇 小说选

X 地带

俞天白◎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X 地带/俞天白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俞天白长篇小说选)

ISBN 7-208-05235-2

I. X… II. 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2857 号

责任编辑 张利雄

封面装帧 傅惟本

俞天白长篇小说选·X 地带

俞天白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295,000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5235-2/I·172

定价 18.00 元



我不是画家，但我愿意借此作简单的自我描绘 ——

我很憨，明知做人要内方外圆才吃得开，可偏又拿这样两句话作为座右铭：为人必须像羔羊一样善良，但同时要学会用剑捍卫自己的尊严。结果，给人的印象倒是锋芒毕露，却看不出多少善良。

我很迂，明知“自我包装”和“摆架子”的重要，无奈学不像，只能关起门来，用小说宣泄这种人生感慨。结果正像描写女性最成功的往往是男性光棍作家一样，为我的小说增添了一些深度。

我很笨拙，但不安分。明知才气不足，却执着地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如果十多年前的《大上海沉没》算得上第一声“惊人之语”，关心的是大上海的命运，那么《天地蛋》算是第二声，关心的却是整个人类。结果如何，期待读者给她打分。如果不及格，我也无悔，因为我尽我的努力了。

X，是交叉；

X，是隘口；

X，更意味着未知。

这里写的，

就是这样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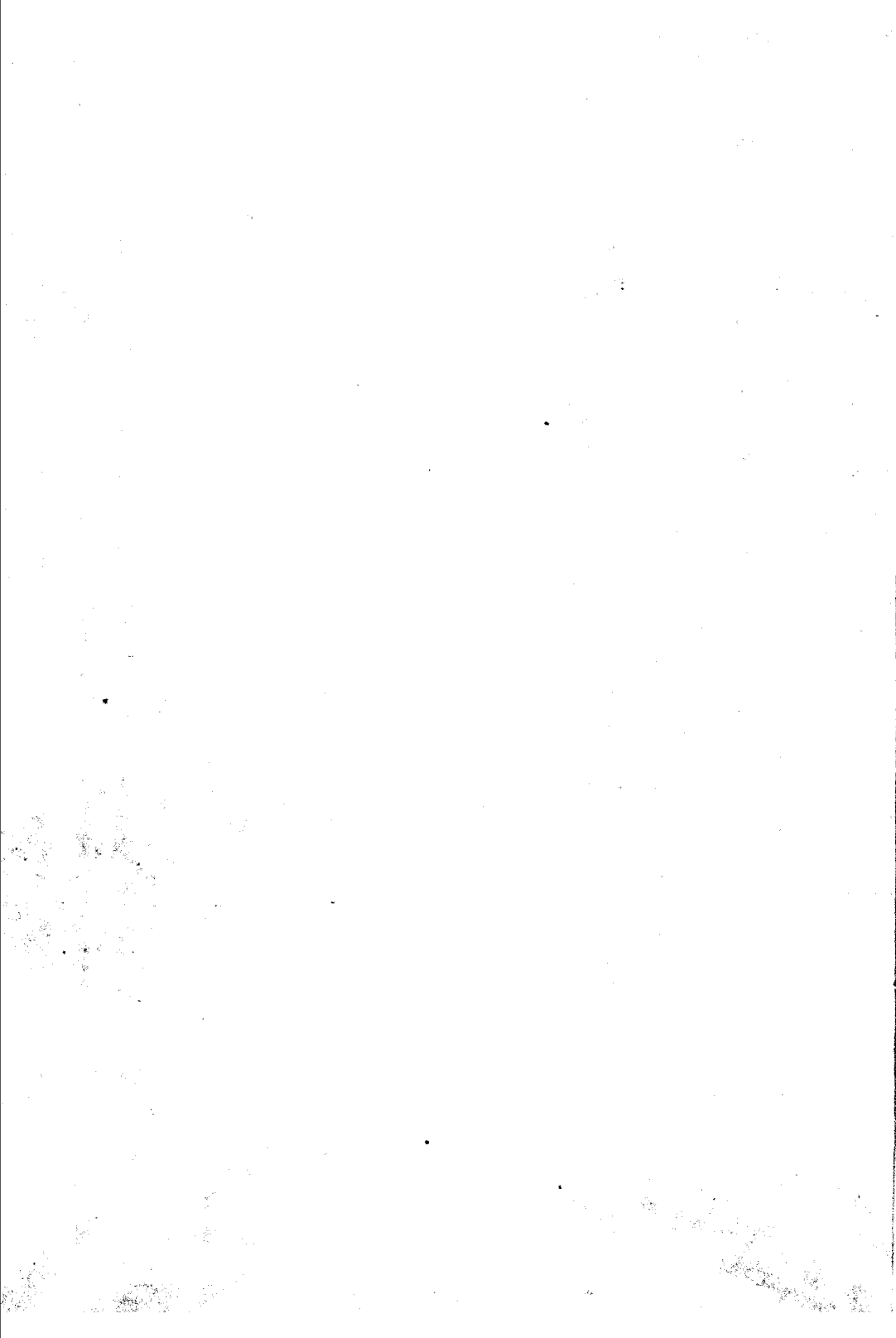
古老而又新鲜、

神秘而又单纯、

文明而又野性的

X地带

—— 题记



汪苦舟怎么也料不到，她会走这条路：自杀！

为什么她会如此轻生？会不会是她丈夫听到了什么而虐待她、迫害她的结果？她是不是还有救？……

他疾步往佗风医院急救室狂奔。他总觉得她昨天的神色反常。他隐隐地感到她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是和他有关系的。如果，昨天不去为博芑送行；或者说，在送日之前，皇甫不找他谈话，她或许还不至于如此。

他无论怎样都没有想到，皇甫村会在他去给博芑送行前一刻找他，而且是那么一些使他啼笑皆非的话！

“你在昨天座谈会上说了些什么？”

“需要向你汇报？”他问。

“不是这个意思。……你想过没有，你莽莽撞撞的，造成了多坏的影响？那场合，有你那样大叫大嚷的地位吗？”

“是的，我人微言轻。可是他们既然要我去，这点发言的权力总该有的吧？……何况，我既没有叫，也没有嚷！”

“狂！不知天高地厚！真正的世面你还没见呢。你，别叫我们太失望了。”

“是这样吗？要稳重？”

“不仅仅是稳重问题。我问你，最近，你同哪些人来往？”

“这也要向你汇报吗？”

“不是这个意思。你不知道，为了这个研究课题，我和他们之间发生了多少矛盾。我从来不同你说这些矛盾；说了，你也帮不了我们的忙。可是，我不愿你们卷进这个矛盾里来……”

什么矛盾？帮派？皇甫他们一定怀疑我卖身投靠到对立派那边去了，否则，何以追究到我接触的人呢？这老头！他的心，比灌了铅还沉重。三点十分，超过约定时间十分钟了，六点，博芑夫妇便要上火车，如果交通在瓶颈口堵上半小时，那又不知何日能见面了！不能在这儿再

泡下去了！

“皇甫老，对不起，你越说我越不明白。这样吧，让我去想一想，明天，我来找你。”

“好吧。”

就是这样，他从《史学新论》编辑室脱身出来。脑袋被折腾得嗡嗡作响。他活似百米赛跑的运动员，离开历史研究所大楼，穿过摆着种种菊花的绿化小广场，向着电车站跑去。金风、黄叶、秋阳，对他都是不存在的。

就在他穿越马路的那一刻，瞥见了她。苗条的身影，款款的风韵，艳而不俗的衣饰，使他可以在成千上万个女性中迅速发现她，并勾起被强锁在感情深处的那些梦。妮，冬妮，吴冬妮！……

他猛地煞住步子。他发现她的脸色憔悴，神情恍惚，滞呆的目光直视前方，拖着沉重的步子，吃力地往他刚刚奔离的大门挪去。

她是找他来的。肯定！他们有着默契，没有天塌下来的事情，谁都不找到单位来。

他迎上去。

她站住了。原来清明的眸子，蒙上了一层红丝；白里透红的双颊，犹如被霜风夺去了色泽的黄叶；眼角上出现了扇形的鱼尾纹；脊背依然平展，但单薄得像随时要断裂似的。她举起眼睑，怔怔地望着他。没有启齿，泪水，先溶满了眼眶。

“妮，你怎么啦？”

“……我找你来的。你刚给所长找去谈话……我等了好久好久……苦舟，你愿不愿意，再分一点时间给我……”

“怎么说愿意不愿意呢！你说……”

“怎么说呢，在这儿……”泪滴，从她的眼眶里滚落下来。

看来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他额上冒了汗：“这一时刻我有要紧的事要办……”

“是的，我知道，你是名人了，你忙了……虽然，我的力气，没有比你少花……我来这儿找你之前，就想过，你再也不会给我一点时间了……可是我，多么需要你的支持……”她说不下去了，喃喃的，“你已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了，不再是过去那个汪苦舟了……”

他的心都碎了，说：

“不是那个意思，妮，我还是我！这一刻，我真有要紧的事！你知道李博芑吗？就是我妹夫？他们夫妻俩一起回来了，快十年没有见面了。但他们马上要走，六点钟的火车。我们高中里有好几位同学，约好见面，送送他……”

“那好不好，今晚？”

今晚？晚上也已经和人约定了，很难改期。再说，去送行时碰到那些高中时代的同学，还不知要谈到什么时候呢。

“明天上午，行不行？九点正？……”

“明天，明天九点……”她的睫毛下笼起一层失望的轻纱，苦笑着，“明天上午……”她转身走了，依然迈着沉重的步子，举着滞重无光的眼。

他和她的方向正好相反。他呆立在人行道上，茫然地望着她远去。多少次约会，她都是这样表示对他的服从的。然而这次，凭他当时的直感，有一种极其不祥的阴影，随着她的身影在他眼前浮动。他当时只希望这种预感是荒谬的，但愿，她的家庭，依然那样幸福……

他看看腕上的表：过了八分钟，又耽搁了八分钟……

可怎么知道，这被疏忽了的八分钟，竟耽搁了她的生命！

2

不。或许她还会有救……

他的双腿发软。他还是发了狂似的往前走。去佗风医院，虽然直线距离并不很远，但要乘车，却要换两次，还不如自己的一双腿可靠。要是他相信公交车辆的速度，昨天，他或许会抽出时间和冬妮说上一阵，了解她到底为什么而憔悴的。可是他知道在博芑家，要经过会堂西路那一个要命的瓶颈口，他不能不匆匆丢下她了。

他好不容易挤上了三路无轨电车。一天中的第二次交通高峰，算又赶上了。如果不给瓶颈卡住，四点可以见到李博芑夫妇，迟到一小时。可是很难顺利，就凭车上这个前拥后压的挤。白发苍苍的皇甫村，

连同泪水漉漉的冬妮，都很快被挤出他的躯壳了……

车辆停住了。倒霉，会堂西路！最怕碰上的偏偏碰上了！不到一百米长的马路上，阻塞着各种型号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在等待着交叉口上绿灯的出现。绿灯来得却极其艰难！横马路上的车辆，似乎比会堂西路上堵塞得更厉害。两旁展示二十世纪初期建筑式样和风格的楼房，高低不一，以其沉重的色彩，固执的姿态，有意在这儿制造了一个不到二十米宽、却有一百余米长的瓶颈地段，把他掐住了。各种色彩、各种型号的车辆，一辆又一辆，还不断地从他们车后顶上来。外档，时有左转弯过来的车辆驶过，带着一种终于脱离困境的轻松感。

屋漏偏逢连夜雨！

他身旁人们在咒骂：

“又是堵塞！每天上下班，就怕过这个鬼门关！”

“立交桥，不知哪天会造起来！”

“早着呢，欠的债太多了。”

他后悔了。不该乘这路车子。前面天鹅宾馆附近，还有个蜂腰地段呢。矫正，当然可以，前面下车，从横马路斜插过去，换乘八路公共汽车。但绝不能在这儿下车，非得挨过这煎人的时刻不可。

车辆终于开动了。比步行更缓慢，但到底给了他希望。百货商店。饮食店。居民住宅。卫生局……

又是红灯！

交警增加了。有了新式装备：对讲机。交叉口的岗亭以外，还在人行斑马线旁站着一个人。横道线前的车辆，和会堂路上同样多。正以从容不迫的姿态，从他们车辆的前面驶过去。满载的卡车，挤得沙丁鱼罐头似的公共汽车，潮水一般的自行车……

绿灯。总算过了横马路。在这里整整十分钟。他的背上冒着汗！好在站头就在前面不远处，快离开瓶颈地段了。

然而，车辆又停住了。又是长长的一列。马路当中给空了出来。几辆公安局的摩托车呼啸而来，紧接着便是小轿车，奔驰，皇冠，丰田，还有大轿车。全是外宾。他们专为外宾让道。外宾正被送往天鹅宾馆。唉。

皇甫村给他的不愉快，突然又回来了。“造成了多坏影响！”

“狂!”……要不是这个老头,他不会碰到这种倒霉事!

“请打开车门!”他嚷着,“让我下车!”

“开门!”不少乘客附和。

车门打开了。他跳了下去,急步倒回到交叉路口,往横马路上走,那儿单行道上,有着把他从迟到的困境中解救出来的八路公共汽车站。

一辆上海牌小轿车,像湖绿色的一片轻云,在他身边刹住了。车门开了,出来了一位在任何场合,人们都要多看她几眼的女郎,颀长的身材,一头长长的、线条流畅、具有自然美和弹力的秀发,米色的风衣下是透露着青春活力的牛仔褲。

“乔瑜!”他站住了,准备打个招呼便走。

她朝他盈盈地笑着,显然是特地为他而停车的。

“汪苦舟同志!急急忙忙地干什么呀?”

“赶去和老朋友会面!”

“喔。我正要找您呐!”

“有什么贵干?”见到她,他总欢喜用这种轻快的口吻。为什么,他说不出来。只觉得这样合适。他并不欢喜这位全市闻名的老姑娘。她是属于见了可爱、但又不很放心的那种女人。她身上没有薄如蝉翼的衣饰,也没有线条繁杂、细节极多的剪裁。然而相当艳媚,三十五六了,却艳媚如少女。她的艳媚在气质。她在国际旅行社当英语翻译,但她的活动天地往往超出了她应有的范围。见面时他可以和她说说俏皮话,不过处处提防着她会给他带来什么损害。

此刻,他便是这样。他往后退了一步:

“能使你想起我,真荣幸呀!”

“别废话。上了车再说!”她打开车门,“我送你去。”

不成。他怕上圈套。这是个活泼型的女性,一个玩笑可以把她好不容易争到的机会丢掉。就说让她真的送到,给博芜他们看见这么位女郎陪着来,不是自找麻烦?

“不用了。有什么吩咐,你尽管说。”

“啊唷,真折我的寿了!我怎么敢吩咐您这么位堂堂历史学家呢!”她侧身钻进车门,拖出挎包,掏出一本天蓝色封面、小三十二开的册子,封面上赫然印着《试论超稳定型社会结构》一行扁宋体。“你的大作。

洛阳纸贵！我是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讨到的。缺的是你的签字。我一直带在身边，希望碰到你。”

他笑了。有些得意和慰藉，但更多的是羞赧和苦涩：

“在史学界泰斗左纳的外甥女眼里，我的签字半文不值！别开玩笑。”他转身就走。

“别走！”她喊。有点儿恳求。

他站住了。

“我姨父算得上史学界的巨星，可我绝不认为他有多少灿烂。”她向他走近一步，“我从来不曾正眼看过历史。我所注视的，始终是今天，是未来。可是你这本书却一下子抓住了我。你提出解开一个古老难题的崭新设想：把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引进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这太有吸引力了！……”

嗨，她可不是来赶热闹的！他认真起来了。

她把书页翻到印有他姓名的扉页上，和一支深蓝色的铜管圆珠笔一起，塞过来：

“签吧。堂堂左纳的外甥女，在马路上求人签字而不赏脸，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个更大的笑话吗？”

他招架不住了。他也溜不掉了。旁边已围住了一大圈看热闹的行人。再不签，确实会成为明天晚报上的一条花边新闻。他服从了。

她接过书，孩子般的兴高采烈，说：

“请上车。给我耽搁了的时间，由我负责补偿。”

“谢谢！说不上补偿。你对我的尊敬，已经够了。”

他说着，急急忙忙地拨开人群，逃似的离开了包围圈，直穿过马路，跳上了正好靠站的八路公共汽车。

这一路公共汽车依然拥挤。它远离了瓶颈、蜂腰，走的是小马路。然而车速仍然慢。车厢左右两边全是行人！个体户摊贩，一处挨一处挤满了人行道，小百货，缝纫摊，水果摊，点心摊，都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以它们琳琅满目的商品、大音量的收录音响，招徕刚下班的顾客。被它所迷的人们，完全不把公共汽车当一回事！

只有半年没有来哪！

太不凑巧了。欲速则不达。“有你大叫大嚷的地位吗？”他想起皇

甫的指责。要是地位，也许不会这样狼狈……不，“你是名人了！”“签字！”……要不是“名人”，也许不会……唉唉，当时，他在那种慌不择路的境地中，就是把冬妮和皇甫、乔瑜们等同起来的！他哪里想得到她是再也不能给他多少机会的女人了……

3

她还有给我作解释的机会吗？难道就这样永诀？……

他狂奔！真的。他当时就是这样狂躁地奔进李家的。

李家已搬迁到新建的公房来了。不规则地形上的巧妙设计，间间向阳，向人展示当代建筑艺术的崭新成就。带花园，闹中取静，是对博芜慈父李教授的特殊照顾。楼前，不规则中显示其秀丽的花园水泥道上，停着三辆小轿车，深棕色的奔驰，黑色的上海牌和绿色的伏尔加。三种颜色，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都在使劲炫耀自己的气派，也在无声地告诉迟到的来客：主人还没有动身。

李家就在三楼。应门的竟是他妹妹汪婕，博芜的夫人。几年不见，已近中年了。还是显出一副讲实惠的样子，过于不考究衣饰，使她越发像只老母鸡。

“妹妹！”他像以往那样，一把抱住她娇小的躯体，在门洞里转了个大圆圈，“总算见到了，总算见到了！”

“你这么晚才来！”汪婕责怪道，“嫂嫂呢，怎么不来？”

“她今天下午走不开。班主任，有什么班会。她知道你还要住几天，所以就不来送博芜了，过几天再来看你。”他说，“都有谁来了？”

“子煌和李怡早来了。”她引他往三楼走，“铁道部沙副部长也来了，和博芜在我公公的书房里谈工作。”

“沙副部长？特地从北京赶来？”

“不，路过。”

“真是。前天刚到，今天便走，想不到。”

“铁道部就是这样。军事化，说调就调。调令打好了，再找你谈话。这次，铁道部大换班，换上了他——”

室内传来的笑语声，把兄妹俩的话打断了。是官子煌和部长的几名警卫在说话。他和什么人都谈得投机。看见汪家兄妹在门口出现，便急步迎上来，抓住了汪苦舟的手，向会客室沙发上的两位穿着藏青色制服的汉子介绍：

“这就是博芑刚才叨念的苦舟。‘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苦舟。肚子里的墨水比海水还多。在高中时，我，博芑和这一位，最要好。于是，他妹妹汪婕，博芑妹妹李怡，就把我们仨永远拴在一起了。哈哈！……”

他微微歪着精明的脑袋，把迟到者上下打量了一番：

“你们看，到底是名流，与众不同！”

“别拿我哥哥开玩笑。”汪婕说，“忙着打点行李都来不及呢，真是！”

“你忙你的。让他吹完。”他苦笑着，“你是笑我没有代步的小轿车呢，还是怪我迟到？”

“对不起，我只是个小小的市政工程管理处处长，还没有资格坐小轿车。门外的车子是借来的。”官子煌笑着说，“哪像你，这么大的名气！据说，名气越大，迟到的时间越久。我今天算领教了。”

“别推卸责任了。”他给在座的分送着卷烟。

“什么责任？”官子煌拉着汪苦舟在三人沙发上并排坐下。

“我迟到，是你造成的！”他有些愤愤，“我正想找你这个市政管理处处长算账！”

“哥，你们一见面，总是无休无止的争吵！”从里面跑出来寻找什么的汪婕插嘴，“我们大姑夫马上就要荣升市政开发公司的经理了。市政管理处那个庙太小啰！”

“喔，升官。恭喜呀！”

“别听见风，便是雨！”

“基本定了。你自己说的！”汪婕取了一包东西，又匆匆地往内室跑去，“还说市政管理处，只是你过渡的一只船！”

“要升官，还得过五关斩六将！我这位内兄嫂子总欢喜掐头去尾地胡扯！”工程处处长有意转移话题，“你说下去，你迟到，跟我什么相干？”

“我乘的几路车子，都给堵在马路上了。”

“哪儿？”

“先是会堂西路……”

“啊，瓶颈地段。我们市内最主要瓶颈地段。马路宽十八米。一百米外，各有一个Y字路口。每小时行人流量七千一百八十二人，机动车八百十四辆，非机动车九千八百零二辆。一般车辆通过时速是平均三点五公里。”

“我今天通过那个瓶颈，却花了十四分钟。远远低于你说的这个平均数字，算我倒楣！”

宫子煌笑着问：“还碰到什么倒霉的事和我有关？”

“在越王路。却摆满了摊头。又是时速三公里半！我真想跳下车来，把你拖去瞧瞧。”

“不用瞧。那儿原来小菜场没有搬，倒扩大成了个体户贸易市场。我们要他们挪场，辟为公交单行道。这阵子来，天天为这事磨嘴皮。”

“这阵子才磨？”汪苦舟很惊奇。

“过去我在搞隧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再说，有些是老问题，但更多的是新问题。”

“我倒要听听。”

“我国大城市建道面积占城市总面积的比例是比较低的。纽约是百分之三十五，北京却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一五，我们这里略高一点点。按人口所占道路面积也极低。纽约是三十六平方米，北京只有三平方米，我们这个城市是三点七七平方米——这都是老问题。当然，还有别的一些老问题，比如我国是平面混行交通，是自行车王国，车种混杂，人车混杂，道路条件差等等。”

这引起在座人们的兴趣。

“新情况呢？”汪苦舟又递过一支烟去。

“个体商贩大量占用道路摆摊设点，就是个突出的新问题。”宫子煌不无卖弄，就和当年同桌就读时一般无二，有些动作反而更外露了，“高层饭店，贸易中心，大型游乐场，超级市场的兴建，使交通阻塞情况更严重。——你想想，流动人口增加，是大量的。近来从外地拥进市区的建筑工人队伍，就达四万多人。他们带来了一批货运和施工车辆。这些，都集中反映在瓶颈、堵头、弯道、蜂腰这些地段上了。就是你刚才见到的……”

“啊，看你的神气，好像大有施展抱负的天地似的！”他笑了笑，说，“但愿你摆弄好这只渡船。你平安地到了彼岸，我们行路也不难了——我上班，必须经过会堂西路那个瓶颈，还有天鹅宾馆附近的——那个叫什么？”

“蜂腰。”

“对对，蜂腰。有要紧事，真是急死人！”

“欢迎你们监督！”宫子煌耸耸肩膀，装出一副身不由己的神态，但掩饰不住他的自信，“可也由不得我。这要综合治理，涉及很多部门——拿你乐于运用的控制论来说，我只是一个大系统中的小系统……”

“可以这样说。”他点点头，“一个大系统内部各小系统要依靠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调节，才能保持某种稳定状态。从控制论角度来看，各部分之间联系削弱，就是一个大系统解体的过程。但愿这种联系不要削弱。”

“未必，”宫子煌说，“或许是旧体制解体，新体制诞生的过程。这倒符合当今改革精神……”

“但愿这样吧。但愿是柔性解体……”

“两个书呆子，咩哩咩啦的，争些啥呀！”

“哦，李怡！”

出现在会客室门口的李怡，怀里揣着大包小包的水果、点心。这是一位教人见一眼便知道是很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修饰自己的女人。穿的是粗花呢西装。不素也不艳的色彩，厚度适中的衣料，简洁利落的裁剪线条，费过相当心思的肩部、领口和腰身，把她因发胖而产生的体型上的缺陷，统统掩盖了。

“怎么，当采购员去了？”汪苦舟笑问。

“哥哥又要远走了，做妹妹的还不该忙乱一番吗？”宫子煌自有那种当丈夫的体贴。

“我急匆匆地赶来，倒很想欣赏欣赏你的烹调艺术呢！”汪苦舟的视线没有离开她，“看来今天无望了。”

“太匆忙了。哥说，到火车上吃。”李怡笑吟吟地说，“改日到我家来吧。我学会了几种川菜——我哥还没有见着？”

“没有。”

“他真忙！”

她这眉眼，这声调，使汪苦舟又想起了冬妮。“明天……明天……”他周身回荡起莫名的怅惘。直到走廊上传来了博芑和沙副部长的说话声。那是和博芑差不多年龄的嗓音，脆而洁，快而清，使他思绪突然回到现实中来。

室内忙乱起来。两名警卫起身告辞。汪婕显然和沙副部长交往很随便，边从内室奔出来，边喊：

“老沙，老沙！就走啦？你什么时候回北京？……”

沙副部长和汪婕说些什么，他没有听清。他的注意力被李博芑吸引住了。

李博芑开始发胖了。十年了，曾和汪婕见面两次，和这位铁道工程师聚首却是头一回。时间，年龄，给了他雍容和风度。一身铁道部的藏青制服，更使人觉得这是一个有相当内在力量的人。李博芑没有魁伟的身材，精明的眉眼，胸部宽宽大大的，丰满的富于弹性的双唇，仍然都显得普普通通的，甚至有点过于忠厚，但这种外在的形象，绝对没有减损发自内部力量的气质。

送走了沙副部长，李博芑朝他深怀歉意地笑道：

“久等了。真不巧。”

“相见难呀！”汪苦舟说，“本来想趁你这次南下讲课的机会好好叙叙的。想不到，见一面也如此之难！”

“就这样，有什么办法？！”

“把你调到哪儿？”宫子煌问。

“皋兰铁路局。”

“皋兰局？！”汪婕正拎着只旅行箱进会客室来，不觉失声叫道，“全国有名的掐脖子地段！什么路局不好去呀，偏到这儿！”

气氛突然紧张起来。

“担子是重了一些。”博芑依然笑着，“可总得执行命令。趁着精力正旺，去见识见识也好。”

汪苦舟望着惊慌失措的妹妹和如此沉着的妹夫，无法插嘴。大西北他去过两次，一次是大学毕业前夕，和历史系部分师生实习去的，一